

# 是传奇，也是亲人，林徽因外孙女撰成《山河岁月：回望林徽因》 林徽因“硬闯”美国宾大建筑系



《山河岁月：回望林徽因》

于葵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24年秋，林徽因、梁思成与陈植三人一同抵达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，梁思成、陈植都顺利地注册入学，成为宾大建筑系的学生。而林徽因被告知该校建筑系“不收女生”，理由是“建筑系学生经常要熬夜画图，女生无人陪伴无法适应”。因此，林徽因只好转而去注册该院的美术系，成了美术系的一名学生。最初是林徽因热心要选择建筑专业，并促使梁思成下定同样的决心，结果她却被拒之于门外，这样的处境不能不让她感到尴尬。过去，我们家里人一直认为，林徽因是满怀希望，直到抵达宾大时方知“建筑系不收女生”，同时受到意外打击。后来，我们从宾大了解相关细节，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。林徽因在前往宾大注册之前就已经明确知晓“建筑系不收女生”。她曾先后通过中国妇女留学委员会和美国大使馆给宾大写信，提出希望进入建筑系的要求，然而她两次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复。她是有备而来，换句话说也就是要“硬闯”的！我们了解到，当时在美国也有其他学校可以接受女生注册学习建筑学。然而，当年的林徽因有着一一种“非宾大不可”的倔强。在宾大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·施泰纳(Fritz Steiner)与部分教师来京座谈中，我们也试图去理解当年林徽因如此执着的动因。首先，我们相信林徽因这份执着源自她追逐自己梦想的信念。少女时代，她便认定了建筑师这一未来职业。她爱那伟大时代的建筑作品，爱那蕴含其中的人文历史的厚重，她遵从自己的本心——富有浪漫诗意也不乏科学理性。她的人生选择不仅是个人爱好，更是可以让自己奋斗终生的事业。这位外表看似纤弱的女性，内中有着刚强不屈的执着和坚定。她不肯轻易屈服于现实，放弃自己的挚爱和梦想。她渴望进入宾大的建筑系——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系。她要竭尽全力。我敬佩林徽因的勇敢，她孤身闯入建筑学这个本属于男人的世界。在那个旧的时代，她称得上是一位颇具探索精神的新时代女性。在宾大，她只是未能如愿成为建筑系的正式学生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理想的追寻。当时中国尚未有建筑学科，建筑是匠作手艺，官学儒生不屑与之伍，与女子更是不沾边。这位年轻姑娘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能否进入课堂的问题，她将面临一生的挑战——她要为祖国带回一门新学科，成为新一代的女建筑师，更多的挑战会接踵而来……如果此时林徽因选择放弃，她的人生之路也将彻底改写。在交谈中，我们和宾大的教师们都觉得，林徽因当年的“抗争”还是颇有技巧——由艺术专业入校，走“曲线救国”之路，绕着圈子再返回建筑系“选修建筑学”。说她是“选修”，其实林徽因的选修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建筑课程（除了男体写生和人工地现场等课程不被允许外）。学院评估机构认定她“成绩甚至优于同班优秀的男

生”。2007年，为了拍摄纪录片《梁思成林徽因》，我曾同央视编导胡劲草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，找到了林徽因、梁思成当年入学注册的档案。捧起林徽因泛黄的成绩单，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动，手中的文献似乎带着前辈的温度。看到林徽因的成绩单上记录着不少“D”，我不觉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档案管理员见状笑着解释道：“别紧张！‘D’代表着Distinction（杰出），也就是最好的成绩！”

在宾大查阅林徽因资料和档案时，我万分感慨——她学习了全部建筑课程，却不为得到建筑学位；日后回国，她没有建筑学位，却又做了一辈子的建筑研究工作。想来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！这或许可称为——真正为志趣与热爱，为得到知识而学。即使今天，又有几个人愿意耗费如此大的心血，千辛万苦地去“得不到学位”的大学学习，下这么大的功夫……

学校当时拒绝林入校的理由之一是“建筑系学生经常要熬夜画图，女生无人陪伴无法适应”。而在林徽因，其实她打破了这个禁忌。从第一年入学开始，她就与梁思成等男生们一同上课，整天和建筑系同学们一起画图，没有任何“不适应”。她还经常和梁思成成为建筑绘图“争吵”。当时建筑系的一位年轻教师说：“包括林徽因在内的一批中国学生建筑图作业都做得极棒了。”更令人感到“不可思议”的是，宾大档案显示——从1926年至1927年，在宾大求学的最后一年，林徽因这位非建筑系学生竟然受聘为“建筑系助教和建筑设计的业余指导教师”。

想来，打破禁忌的不只是林徽因自己，也有学校。学校虽然貌似关上了林徽因进入建筑系的大门，却为她开启了选修建筑学的窗户，给了她和正规学生一起听课画图的学习机会，并将她所学的科目成绩一一正式记录在案。看着这些本有些让人发蒙的文件，我逐渐理解，对于一位真正渴望学习的学生，学校是能够感知到的，也积极给予他们实质性的鼓励和认可……

2018年，在林徽因去世六十三周年之后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补发了一则关于林徽因的讣闻。讣闻主要介绍了林徽因对中国建筑事业的贡献，并指出，之所以补发讣闻是为了“弥补当年因性别歧视造成的遗憾”。自1851年该报创刊以来，讣告的部分一直被白人男性垄断。2018年，《纽约时报》为了弥补曾经忽视那些伟大女性的遗憾，开启了名为“遗漏”的栏目。林徽因的工作和成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首肯。2022年，宾夕法尼亚大学魏茨曼设计学院(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eitzman School of Design)告知我们家人，他们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。初闻此事，我的母亲梁再冰倍感惊异。学校为了林徽因这样一位百年前的毕业生，要去重新评估认定她选修的建筑系课程和成绩，一切按照严格程序，得到了所有教师团队和评审机构的一致通过和支持。弗里茨·施泰纳院长告知我们家人，他们做成了这样一件“以前不曾做过的事情”！我们惊异之余，也倍感欣慰。林徽因去世后能够得到母校这种承认，特别是在她入校一百周年之际，也是在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时，母校为她圆了她未了的心愿，是认可，也是荣誉。如果林徽因还在，她的笑容该会多么灿烂。1926年，林徽因在宾大的求学生涯接近尾声，这是她最紧张、最有成果的一年，也是她最为沉重艰辛的一年。1925年12月24日，林长民在奉系军阀的一场混战中不幸遇难。据徐志摩回忆，事变发生时，家人都牵挂着林长民的安危。当时徐志摩正在雪池林寓。“忽然间一阵天翻似的闹声从外院陡起，一群孩子拥着一位手拿电纸的大声的欢呼着，冲锋似的陷进了上房。果然是大胜利，该得庆祝的：‘爹爹没有事！’‘爹爹好好的！’”（徐志摩，《伤双栖老人》）国内亲友急忙给远在美国的林徽因发去电报告知平安。1925年12月31日新年的前夜，林徽因在宾大收到了一则来自北京“最好”的消息，电文上清晰地写着：“Father Saved(父亲平安)”。

可惜，“平安”的消息只是误传，紧随其后的是林长民死讯的确证。同行者从战场侥幸生还，告知林长民的遗骸已被焚烧，无从运回！1925年12月28日，梁启超致信梁思成，讲述了林长民遇难的经过：“事情出在24日晚上，郭军（郭松龄部）覆没后，林叔（林长民）和三个人逃难，有两个逃脱了，跑到新民屯日使领馆，林叔和另一个人中流弹而亡……”噩耗传到美国已是1926年初，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！林徽因悲痛欲绝，她无法接受这样突然降临的残酷现实。毕竟，父亲纸上的墨迹犹新，父亲慈容仍在眼前……

## 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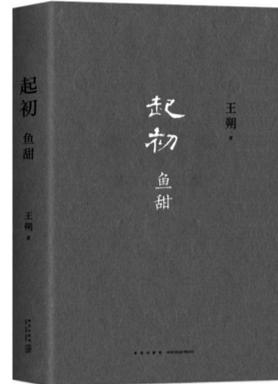
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林徽因传记，它体量很大，收录有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大量林徽因档案，呈现了此前从未发表过的林徽因照片，更从多个视角、多个层面切入，真实、客观、立体地再现了林徽因的卓绝风采。这是它最大的特点，也是许多同类图书所不可比拟的。

## 作者简介

于葵

梁思成、林徽因外孙女，梁再冰之女，梁再冰（梁思成与林徽因——我的父亲母亲）执笔者。多年从事梁思成、林徽因文献的整理、研究工作，参与策划多个梁思成、林徽因相关大型纪录片及展览。

## 长乐宫的澡堂子坏了



新星出版社  
王朔 著  
《起初·鱼甜》

## 内容简介

《鱼甜》为王朔历史小说《起初》系列第一卷，主要讲述主人公“上”登基到亲政为止的种种奇妙故事。

### 1. 无良极品

我妈是美人，级别不高，我跟我妈还有我姐我妹她们，都住在猗兰殿。说是殿，其实就是高台上一溜北房，外带廊子，五开间，你能相信是草苫的顶吗？吃饭、念书、睡觉，玩都在里面，不分区，没自个卧室、隐私这概念，晚上男女老少都在地上打地铺，连妈小保姆二三十口子，躺地上一个排。吹了灯就听我妈巡逻：不许说话！都睡觉。我就在被窝里打嗝儿放屁，成心招一地人笑。

有时别的房的兄弟姐妹，表哥表姐，我同学韩嫣韩说迂儿朔儿他们来玩，玩得晚了，加个枕头，也就一起睡了。都喜欢我妈，对小孩亲切，不端着。我妈出身低微，奉承所有人。阿娇就属于从小就喜欢到我们家玩的，吃饭睡觉都赖在我家，她妈找也不回去。黄金屋内事就是在我们家吃小米饭干炸丸子时聊的，我哪知道媳妇是什么意思呀那时候，以为就是一起玩呢，没事她还天天来呢。说我相了一圈人最后选了阿娇——阿娇也老拿这事说我后来，老质问我当初干吗选我呀？我说公平点好吗姐姐，咱俩是包办婚姻——是事实不是真相。黄金屋，我是嫌她叽叽喳喳——闹，造个笼子关她的意思。金子，在我们家，那是赏下人的，村炮才住金屋子呢，我们家，尚红。

我必须说，自我之后，历代王朝，有品的不多，特别有一朝，往炕头上摆宝石花盆，丢死人了。

有时我妈不在——我妈时而在不在，我就疯了，和阿娇她们练摔跤，把小保姆当马骑，几次把小保姆追到院里，受到守夜太监叔叔的训斥。有一次一小保姆磕破了膝盖，哭了，惊动了在宫门口郎署值班的李广叔叔，闯进屋堵着被窝说：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呀，这么小就这么无良！

东方朔和司马相如当过我们家持戟警卫——郎，在我们家值过夜班，后来熟了跟我说：属你们家晚上热闹，我们站外边廊子就听屋里咣咣响，跟拆梁似的，那叫惊心。都知道你淘，背后你叫无良极品，后来说极品当了太子，我们底下议论：行吗？

### 2. 没有数理化真幸福

朔儿他爸是我们子弟学校老师，王臧王先生，教我们文学。司马谈叔叔也是我们学校老师，教我们占星、望气、打卦，也胡乱讲点地理、历史。体育课是李广叔叔带着上，练骑马、射箭，有时也踢点足球。

所以老师的孩子成了我们同学，得有陪读的，我们笨不能打，就打那陪读的。朔儿经常叫他爸打得鬼哭狼嚎，但从不缺课。迂儿很强，他爸一抽他，他就离家出走。后来很有意思，迂儿继承家学，成了勤敬恭谨的文史家，朔儿自我流放，成亡民了。

当时我们也没数理化，只有炼丹，全世界都没有，没有也不落后，没有数理化的日子真幸福。

### 3. 皇宫里的洗浴中心，手牌七十一号

我头疼，天上刮着风，树在摇，日影破烂，在地下墙上乱蹿。

洗头房宫女说不好意思，您得等会儿，里边满了，太后都排队呢。我说哪太后啊？宫女说不是你妈，张太后，北宫那位。

我说还得等多久啊？我还有事呢。宫女说那可说不好，都是女活儿。问屋里的宫女：有快完的么？上这儿还有事呢。屋里宫女说尹婕妤掏耳朵眼了，如果不揪懒筋，再半个时辰，完了。

我一听尹婕妤好在，说算算了，不洗了。廊子宫女说：您多走两步，温室殿拿一澡得了，她们那边人可能没我们这边多。

我说谢谢啊。拐过洗头房，就听温室殿里一帮女的嘎嘎笑。

进门一瞧，一帮女的披头散发坐那儿狂聊，有童颜焕发的，有毛儿全黄的，一个都不认识。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打帘子的宫女说都是长乐宫的，她们那边澡堂子坏了，都上这边洗来了。